

豫章叢書

第七冊

石初集卷八

元 安福周霆震謨

志

戴氏濟美志

至正壬辰紅巾寇起官弗能致討反因之以流毒於
民上下相蒙列城繼踵淪沒郡人戴大賓提千百之
衆扼龍泉要衝與賊相持連歲衆寡不敵竟沒於兵
兄子華明繼之而無投足之地矣遂脫身獨去道廣
踰閩間關航海走京師萬里伏闕上書歷訴時政語
頗侵東宮執政爲之失色蓋舉朝以言爲諱危在旦

夕無人敢出口華明不顧萬死直犯龍顏事雖寢亦
奇矣由是淹留輦下思顯其叔父之夙心事聞太常
錫忠靖贛守陳子山爲之銘國破南歸訪余溪上極
論京城喪敗之由尙流涕嗚咽不能平如伏殿階日
士不當如是邪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
寵賂章也余嘗反覆致亂之本在於官邪而寵賂章
實罰失宜姦巧得志故凡尸位承平惟務豐其子女
玉帛君臣大義曾不經心一旦盜賊臨之望風迎拜
獻妻納女忍恥乞憐猶以智術誇人死不知悔是皆
天理絕滅人欲橫流所由來者漸矣於此有人焉奮

布衣提三尺百戰死寇餘忠被其兒子國危如綫尙
求表章之跋涉南北竟得所願蓋廬陵忠節之流風
餘韻感人也深故綱淪法斃縉紳掃地之餘天理發
見於草茆自然而不可泯吾於是得三人焉章立賢
盡室投江死蕭舜翁一再赴學宮井死戴大賓就死
得所皆儒者也立賢舜翁死城陷之日或爲立傳或
爲文祭之凜凜在人耳目大賓率千百疲散遇萬寇
之執於方張微華明野草同腐矣華明抱孤憤萬里
不死匍匐南歸叔父之忠賴以不泯殆天意也昔韓
文公送董生稱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猶恐風俗移

易今異於古華明展轉涉難厭見蟲沙毅然不受變
於俗難矣哉天固存之以扶植廬陵之忠節而昭示
來者於無窮也華明最哉余生長承平苟全亂世杜
門養拙二十年名不掛投贈卷中多華明之義之足
以得天故錄大槩俾廬陵爲士者聞之他日太史氏
有取焉或可以爲天下勸

石初志

周氏自吳將軍建功赤壁子孫散在江東派安成者
石門田西始著五世從祖諱因字孟覺登宋紹興辛
未進士第益國周文忠公同榜文忠公久相位未嘗

一造其門奏疏讓居翰林不就終邵州別駕文忠誌
墓其後族蕃地隘分適四方高祖轉徙來南勤力爲
生曾祖貴用豐給有餘悉以周貧乏再世朴厚相承
先親奮起輩流篤志苦學務發身場屋卓然不移遭
值宋亡浮沉遁迹教授廬陵永新間學者稱復齋先
生皓首甘貧持論鯁挺事有弗可雖眾所禮貌肺腑
至親必面折不少貸後輩率嚴憚之然無藏怒宿怨
故遠近咸服其公義理研窮老而不倦壽七十八終
於家某賦性疎愚孤介自信生平不能害物寄跡婦
氏庸愚往往肆侮輒笑而受之室無宿春晏如也出

處隨分裹足賄貴之門前聞人頗與其直亂離屢陷
白刃迄無毫髮損若默佑之者雖刻日定期不如
有是之審天理發見至危難而益明夙夜操持恆恐失
墜他宗烜赫相繼陸沉不可僕數而吾以挾策獨存
斗室扁以石初石門吾初也王粲荊州之賦賈島桑
乾之詩楚鍾儀之樂操南音齊太公之五世反葬夢
寐往來於懷時異事殊貧賤奔走兒孫生長不知桑
乾爲何如侵尋莫年悔已無及署此斗室以志水木
本源庶幾出入起居飲食坐卧如石門在目以發情
而抒性也字宙俯仰參差萬端國書直而史臣誅則

幽七月之詩可無作子絕裾而母恩割則李令伯之
表不必陳錯父悼東海之歸廣孫蒙隴西之恥長卿
封禪之議空留於身後朱序故鄉之語不發於生前
於是初之可憾眾矣豈若一間茆屋而祭者之爲愈
乎後之人勤力詩書嗣守弗替吾固深有望焉而不
敢必抑石門之載地志郡城龍脉所從起匪特吾氏
之初乃郡城之初也故又謂之城門父老相傳益國
公罷相來過見堂宇愀隘親書門帖授別駕云于公
之門宜高畢萬之後必大幼從先親展省習聞其說
故特以示後人

銘

正心堂銘

親友劉楚南兄弟作堂東穎之上扁曰正心朝夕循
省來徵銘石西子初周霆震爲之銘曰

心體至微欲動情勝覺者約之乃歸於正是心之靈
造化胚胎本真不昧衆理兼該三才精蘊具方寸內
俄頃之知通乎千載凝冰焦火淵淪天飛變化倏然
莫測其機勿謂寂然死灰稿木跬步恩讐雲翻雨覆
忿懣好樂勃率以興恐懼憂患起而相承蔽陷離窮
移迷展轉反而求之初未嘗遠方其縱肆出入無時

銛鋒悍馬晝夜交馳及其飲藏澄淵止水衡鑑在焉
自無斜倚聲色臭味玩好珍奇紛至迭出卓然不移
有美伯仲休于吉祥仁由穀種春意滿腔不險不夷
居易俟命傳之子孫必有餘慶

賜谷丹室銘

羅君朝陽謙謹好學少有能詩聲雅爲士流所敬愛
遭世險詭閔陰陽寒暑之失序斯人呼吸疵癘不能
自存慨然修其世業若安期生壺公之爲者藏丹於
室賜谷其名厚哉朝陽天地生物之心也是心也在
天爲元在人爲仁於時爲春春者四時生物之始而

賜谷又一日之春也以心之仁體天之元驗四時生
物之始而發揮乎一日之春斯其爲丹室也大矣是
宜銘銘曰

坎離妙用虎降龍升是爲鉛汞九轉丹成達人內觀
道進於技惻隱滿腔物我兼濟有美逸士爰世其家
盎然一室玉扎丹砂賜谷肇名於昭秘旨乾以一元
而爲物始庶札癰者如夕達晨厥施斯溥與物爲春
猗嗟斯人喪亂羈縻展轉中宵萬感交集陰陽後日
知復何如匪寐伊寤怛焉長吁海色東升丹霞射牖
載瞻彼蒼拜手稽首丹室之我視此弗遠哀哉憔悴

匪陽不晞賓賓嶠夷容光奚擇谷云乎哉蒼生命脉
虛生白室煜煜其光降福孔皆集于休祥斯詠斯陶
介我春酒俾壽俾臧克昌厥後

琴隱銘

黃冠沖和師姓顏氏以善琴行四方曰琴隱者托也
兵革甫定求至音於焦爨之餘蓋極少矣石初周霆
震聞之覺然而喜遂爲之銘曰

海風吹萬天其譜歟世無人牧土之不如伯牙鍾期
古今奇遇未習安絃焉知其趣沖和道士若世外來
寓名琴隱豈真隱哉泠然鼓之天趣遠引遺音蓬萊

妙處自領南薰解愠垂拱廊單父之化治不下堂
聖賢養心所貴及物被之絲桐可以觀德歷曠大圻
孰爲伶倫聲多殺伐絕唱陽春凡此從游異於疇昔
宜奏和平變其氣質絃次風雅推廣此心仁民愛物
成治世音教化所關豈云小補毋曰退藏爲我再鼓

友于堂銘 并序

士君子推論人倫極平生之樂無如兄弟始而生長
之相次繼而出入之相資歲月悠長故得盡夫人倫
之所至蓋嘗深思反覆親莫親於父母方其幼也未
知承順及旣成立則定省溫清左右無方亦云宜矣

然欲養而親不逮者常多愛其愛於子孫保抱攜持
惟恐失墜然中道而棄捐者不少至於同氣則父母
前襟後裾左提右挈衣同服而食同案學違業而遊
共方韻頽青春休偃白日何願之不遂何樂之能易
而可以玩視乎余自交劉以來辱良友持志願盼周
旋爲忘年爲莫逆其兄持盈靜重不矜雅淡有守持
志見幾明敏勤勞自任遺兄以安構堂廬東援周書
君陳之義扁曰友于焚香煮茶種花蒔竹日相聚笑
樂無間言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如膠投漆如魚得水
放情江海之上酬接庶務商畧古今攬衣侵晨篝燈

永夜意適忘倦率以爲常膝邊佳兒長伯友訓飭端嚴次仲恭繼伯氏後客至觴詠必誘之盡言以觀其所操一語微中卽嘆賞竟席作興鼓舞期於有成皆友于之推也惜其得年纔五十一未究所懷歿後兵興故居瓦礫伯友兄弟備嘗艱阻幸弗棄基堂構重新慨念二父出其存時堂中和授簡徵銘顧余衰年交游零落感故人之有子揆終鮮而疚懷上下古今難平者事馬伏波邊郡田牧佐漢中興考其書戒嚴敦則大才晚成伯兄必不及見諸葛武侯躬耕南陽身都將相而瑾恪分處魏吳南北隔絕由是觀之雖

功名蓋世兄弟之愛不得以取多於天鄭莊公弗制
叔段至於出逐京城四方糊口武安侯謂漢丞相尊
不可以兄弟故私撓自坐東向由是論之雖有人民
社稷尊位重祿兄弟之義不能無憾於人求其友愛
純篤始終不渝惟元魏楊司徒兄弟交盡其歡年老
並登台鼎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津爲泗
州椿在京宅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未寄不先入
口太常卿崔孝芬天性慈厚弟孝暉盡恭順之禮鷄
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及河東節度
使柳公綽處家嚴肅有條平旦集於中門與弟公權

及羣從弟一再會食終日不離二十餘年未嘗改易
昭乎流風餘韻在公卿間卓立相高若合符節後來
司馬文正公篤愛伯康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情
事尤其深至夫如是然後無愧而亦豈易能哉況經
喪亂之餘倫紀廢壞布衣閭巷能不爲勢利所奪存
心友于者幾希今茲浹洽一堂少長雍睦伯友練習
世務身繫安危不遑寧處仲恭謙約周慎綜理家庭
毫髮無私惟兄是聽足以追述父志舉觴壽母次第
婚嫁玉雪諸郎駸駸讀誦又有以垂裕於後庶幾厚
人倫美教化遠近聞風興起顧不愈熾而愈昌邪僕